

摘要：

這本長篇小說〈神離開的那天〉最後完成的形式，以第一至五章節（各式的神明群象為意象主題），紀錄了當時以自身祖父母於嘉義縣岸腳村開創太陽宮神壇（西元1955～2000年）的家族史為開端，涵蓋台灣鄉間神壇傳說與各式神話、台灣80年代大家樂與六合彩的賭博盛世狂潮、美國因越戰爆發（西元1961～1975年，直到1979年美軍撤台）於台灣天母與北投地區各地進駐了美軍顧問團；這其間與自身家族所發生的愛恨情仇。

而下半部第六至十章節〈中魔的人們〉則以〈我〉為主體，再由自身所發展出的故事向同世代之友人家族史為主體根基，再如同蜘蛛網般往四面八方，記載相同或變調成長背景的各人輻射出去，進行觀測記憶與真相事實的距離：

主題仍緊密捕捉同儕間彼此社會價值與權力的消長、眾多人事在變遷中所流轉的光芒與灰敗……延展各種時代的演變，是以何種姿態眺望過往自身的歷史，歷經了怎樣顛倒反覆的命運與各種獨立發生的事件，因而成就了現今集體完整全然的面貌。

第一章 太陽宮神壇走入歷史的末日回憶

我的阿嬤與阿公從來不睡。

在這段時間裡，他們總會客氣地向廟祝借兩張塑膠椅，佝僂地拖著椅子到距離海最近的暗礁處，把椅子卡死在岩石縫隙中，安然地坐在椅子上方，徹夜張著惺忪昏花的雙眼，盯著那黯夜中的混濁海浪。

他們兩老於黯夜中忽明忽滅的影子，是整支進香團遊歷終點上的扎實句點。

於是，就在每次順從著進香團的活動最終，我便發現了他們兩人這個秘密習慣；但是無人願意告訴我，我的阿公與阿嬤，為什麼要反常的抵禦強烈睡眠的侵蝕，執著望向寂然漆黑的大海。在最後一次，也就是他們出事前的年度進香團出遊中，母親終於願意鬆口告訴我，阿公與阿嬤一輩子敬神畏鬼，心裡永恆執著地相信一個傳說：

那傳說便是：**海底裡有蛟龍。**

在黯夜與光明交替之際，深海底部的莫名蛟龍便會騷動，會輕淺滑溜地越過海浪，翻滾出浪花層遞的疊縫之中。絢爛的七彩鱗片或許會隱沒在漆黑中，也或許會留下瞬間閃爍的一個光點；但是只要此生，此生有幸能見過蛟龍翻騰的一點鱗光，一點反射出來的爪痕，一輩子便會被深切祝福過般地，榮華富貴。

我始終覺得母親說他們兩老相信蛟龍的傳說並不屬實。

我當然相信冥冥之中的力量，但是對於母親所謂相信蛟龍的這說法很有意見。正確來說，他們兩老相信的不是蛟龍，而是執著於**榮華富貴**這四個字的深刻意義。

榮華富貴。這四個字彷彿古代黥面刑罰般地深深烙在阿公與阿嬤的臉頰、身體、心臟、以及全部，全部的人生上。

第二章 踏入魔界的賭博世家

我第一次目睹〈大家樂〉這個民間賭博傳奇，是在一個相當奇怪的時刻裡。

當然，在煙塵漫漫與車流如潮的日常，太陽宮一樓的神壇前，鎮日擠滿一堆前來參拜敬香、添香油錢消災、算命卜卦，也有來此尋找任何人可供自己叨絮煩惱、閒扯耗時間．．．．．不同需求的人擠在小小空間中人聲鼎沸；我時常窩在神壇最左邊，連結二樓的樓梯間往下偷窺，有時候閉上眼睛聆聽，發現那由眾多不同之處匯流聚集的聲響，到最後竟只有一連串不知所云的數字：

< 1 2、3 8、4 7、3 0、5 6、8 9 >

我仍記得那個時刻，是在某日的傍晚六點多。母親要我上樓替她抓件毛背心，再下樓跟大家一起到飯廳用餐。我順從地應好便爬上二樓，走到長廊最底的，闔上門的房間前，正要伸手轉開門把，才看見從裡頭透出一絲筆直的長條線光。

有人在裡面？這時候大家應該都在樓下準備吃飯啊！我沒有敲門，也沒有做任何事後想起來要有禮貌的行為；好奇心的作祟，我偷偷把視覺遞連上那門的縫隙，往裡瞧：

阿公正彎曲著身子，坐在方型的房間中央。剪得極短的白髮，在燈光下閃著一層晶瑩、豆大的汗漬珠粒；盤起雙腿的旁邊地板上，全是一張張，在正方形白色便條紙寫上黑色筆劃的數字。紙條的數目龐大得驚人，一張張雪花般層疊堆積，已把全部深褐色的木頭地板給遮掩了起來。當時兩歲大的表弟，則坐在阿公的右後方，那些紙條的正上方。肥嘟嘟的嘴正咀嚼著不知名，但會發出喀、喀、喀響聲的糖果，一邊用腳亂踢亂踏，一邊用手隨意地翻攪著底下的紙條。

安靜的空間中，只有不斷嚼碎糖果的斷裂聲，以及紙張反覆尖銳又笨拙的碰撞摺疊聲。

我屏息觀著，沒有出聲。不知過了多久，表弟突然停止所有動作，眼睛發直地瞪大望向前方；那表情好像看見什麼令他恐懼，但又不像第一次見著那般，會驚嚇的駭人臉孔；那原本散佈擺置整齊的五官，瞬間緊縮並且極

度靠攏．．．我把手捂上嘴巴．．．表弟那樣稚嫩的臉蛋，此時跟個中老年人沒有兩樣！

接著，他保持那樣的神情，搖搖晃晃地站起身，走到阿公面前，彎下身迅速往兩邊抓起一些紙條。動作非常機械式的，一伸一縮、一伸一縮，把有意識從左右前後地板上拾起的數字紙條，工整地放在阿公盤著的腿上。

大約有十來張。

這段時間裡，阿公挺直背脊，瞳孔放大、充滿血絲地仔細盯著表弟，鼻子上方的山根皮膚，縮成一褶褶深刻條紋，緊緊皺眉，兩頰臉龐急劇不住地抽搐著，嘴巴則微微敞開．．．那表情使我害怕，非常害怕。

那絕對不是我熟識的，永遠沉默又仁慈，大家口中老好人的阿公。

我從未見過一個人，可以如此清楚又具體地流露出這樣鮮明的，貪婪猥瑣的神情與心意。他顫抖著雙手捧起那些表弟抓給他的紙條，恐懼它們消失般地迅速塞入自己的汗衫裡頭，再用手從外面拍了拍，伸直十根手指來回撫觸，再次確認。

然後，那恐怖的神情終於和緩許多。阿公先疲憊地伸手抹了把自己濕淋的額頭，再緩慢地把身子往前移，靠近表弟，再伸出雙手掐握住那矮小的雙肩，大力地搖晃三下．．．

「阿公！阿公！我的糖沒了！！」

背對我的表弟突地攤坐下來，發出熟悉的尖細童音。

第三章 賭神的最後籌碼

西元2002年，喜事與喪事同時發生在同個家族中。

當我記憶還殘留著自己首次吞嚥極為生腥的蠔貝，便毫不留情地在大姑媽第三次的喜宴上，當場吐得滿桌都是，想起來就感覺糗大臉紅的同時，二伯父死在寓中的噩耗傳來；而更讓人寒心的是：他是死了一個多月後，乾枯的屍體才被房東發現。

八月中旬最炎熱的季節。

父親當時接到警方的電話通知，匆忙跨上摩托車，騎到了中和的二伯租賃的公寓附近。後來父親形容那感覺非常奇怪，因為警方只是翻閱了二伯父的電話本，撥了上頭的電話給父親：“小弟”；至少上頭的稱呼是這樣的一所以當然沒有跟父親說明地址。

然而，兩兄弟已經沒有往來很久了。

二伯父居無定所，永遠都像隻候鳥般漂流移動；而這個中和租屋爸爸在很久以前，只去拜訪過一次。當時，

他硬著頭皮憑印象，從永和騎車過橋進入中和時，便開始緊張起來：放眼望去，中和的公寓大樓看起來如此相似，它們灰撲撲的或高或低，沒有任何可供辨識的特色。

轉彎進去的巷弄崎嶇歪斜，死胡同在這裡是不存在的，永遠四通八達到另一條陌生的大道上．．．就在父親思索到這裡時，他說心裡頭突然出現一種奇怪且強烈的感應，很抽象，好像整個心靈與腦子，頓時被蒙上了模糊，卻將近可以伸手就捕捉到的形狀．．．但是可以確定的是：它在那瞬間是真實存在的，就這麼引領著父親東拐西彎，順利到達目的地。

「是二哥，我當時就知道是二哥來帶路了。」

爸爸說他根本沒有找路，跟隨那股力量便直直地騎到公寓下方，熄火停車，走上樓，抬頭看見了三個警察、一臉蒼白的老房東；踏入公寓，認出死去多時的二伯父。

天氣實在太過炎熱乾燥了。父親說二伯父會死那麼久才被發現，是因為屍體已經變成了屍乾，沒有任何干擾人的屍臭或屍水。身體的水分流失光了之後，瞬間縮小三倍；黯黃褐色的屍斑遍佈衣服沒有遮蓋的地方，二伯父的屍體看起來像一尊風乾多年的木乃伊，連五官與面目都被大片的斑點遮蔽，凹陷下去成骷髏頭。

最後唯一可以讓父親辨識出來的，是二伯父後脖子上，面積頗大的長條狀—永恆的深紅色胎記。

「他的死因是心臟病發。依照現場判斷，屍體全然堵在門口，房東當時費了好大的力氣，後來報警才與三個警察一起把門撞開．．．依此推算，應該是死前想求救，但走到門口就倒下了，所以屍體才會在門口。」

我永遠記得二伯父出殯的那天，剛結婚不久的大姑媽哭得異常傷心。

我不曉得所謂出殯的正確哭法應該要如何，畢竟捫心自問，我和二伯父完全不熟，所以以禮數來說，個人認為重頭到尾默默地低頭致哀，如果真的氣氛到了想流淚就流淚，想啜泣就啜泣．．．悲傷這種情緒真的實在無法勉強。

當時一早，在碩大挑高的第一殯儀館中，同時間辦理喪事的還有另外三個家族。

我沒有細看其他家族擦身而過的身影，只是很認真地自我要求在這最後的時刻，為了表示對二伯父的敬意，重頭到尾都應該要相當嚴肅，逼迫自己腦袋中除了生與死這個人生大課題，還有那稀疏淡薄一對二伯父的記憶之外，其他的一律不准多想。

我低頭盯著前面母親那雙素黑色的皮鞋走，直走停下轉彎，到達禮堂中央，拖鞋，跪拜．．．．．突地，某個撕裂的爆炸吼聲，好像某個黑洞或異境在此時突然大開，從內部傳出不屬於現實的聲音頻率，完整密實地牢牢籠罩整個世界！

我嚇壞了，倉皇失措地抬頭張望，便看見在斜前方的大姑媽，整個人狼狽地翻躺在石英地磚上方，像一條剛

從河流中被釣上岸的大魚，一邊痛苦地扭曲掙扎著肥胖臃腫的身軀，一邊從嘴裡大聲爆出恐怖響亮異常的哭吼聲。

那聲音融合了無法言喻的悲憤與暴力，異常地高亢宏亮，彷彿所有的苦痛都集中在這聲響中央！我驚駭地捂住耳朵，感覺像是正有人拿著大支的龍砲在耳邊點燃，既放肆又囂張，既痛苦又悲哀地響徹雲霄。

我們晚輩無法承受的，便一一爭先恐後地退出靈堂，而大人們則害怕丟臉似地，紛紛擁撲上大姑媽……這時候，我回想起這畫面其實真的相當滑稽——儘管之前再再要求自己重頭到尾都要嚴肅以對，但是眼睜睜看著大人們面對也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刻，竟是如此手足無措的窘樣，叫人真想捧腹大笑！

他們（包括我的父母，大伯父伯母、二姑媽姑丈、大堂哥、大堂姐、二堂哥堂嫂……）一起爬跌到大姑媽身邊，先扶起她後，又突然想起這時本來就該哭泣的，只是聲音誇張了點……於是，他們已經伸出眾多數不清準備捂住她的嘴的手，就這麼凝結靜止於大姑媽不到幾公分的距離旁邊。

從遠方望過去，那畫面像是站在中央號哭哀泣的姑媽，是個被一堆伸出雙手所簇擁的萬世巨星！！

我終於再也受不了了，在靈堂門口哈哈大笑了起來。

第四章 二郎神的第三隻眼

多年前出嫁後便音訊全無的阿姨，最後一次回到太陽宮時，身體已積累許多慢性疾病；最嚴重因肺病引發的氣喘，使她的胸腔嘎嘎作響，像一座壞掉而無法停止嗚咽的手風琴，也像從不知名的遠方傳來，越來越接近的憤怒咆哮。

母親仍清晰記得那天傍晚，小阿姨突然出現在家門口的情景。

時節已進入秋冬，她身上只套件骯髒如抹布的無袖洋裝。儘管發現她時是如此讓人惶恐不安，然而，底下她拖曳的影子卻是那樣悄然，濃烈且靜靜地立在原地，彷彿一座永恆挺直的路燈。據說阿公一發現久違的小女兒，先用厚重的棉被包裹，再煮了薑茶燉人參雞湯慢慢餵她——而同時發現的阿嬤則什麼都沒做……全在一旁哭……她用手掌捂住口鼻不斷啜泣，然後在口中一直、一直謾罵著：“造孽，造孽……真的是造孽啊……”

印象中，我記得自己走過這場景許多次。

記憶邊緣已鋪了層暗紅色的玻璃紙，隨著手掌揉捏，眼前的場景便覆蓋上皺褶裂紋，一道道的痕跡隨處可見；有的裂在屋子內部牆面一角，有的斷裂則漫延在筆直的長廊四周，使那乍看下像一長條巨型的蜘蛛網。

然而，更多時候，皺褶的斷裂不在他方，而是在場景裡的我的面容上。

我貼緊長廊前進，手掌則一邊不時順滑著臉上的皺褶觸摸；兩排長廊皆是整列大敞的櫃子：猶如老舊典雅的中藥舖子，年邁白髮蒼蒼的老頭，正佝僂腰身於狹小的空間中轉身抓藥。一抬眼，便望見延伸而上的櫃子中，本應是整齊有序的發亮瓷器，可這櫃子放的卻不是灼熱白瓷，而是一個個色彩晦暗，彷彿置身於幾世紀裊裊迷煙陣裡，望過皆相似的神明群像。

我盯著神像灰黑的臉一個個仔細瞧著，記起不確切的稱謂：三太子、關老爺、玉皇大帝與註生娘娘……被時光侵蝕的面容雖已斑駁，但莊嚴的模樣仍讓人感到畏怯。記憶中，太陽宮不如一般的神廟般把祂們置在神壇上（只有一樓正廳的幾尊是），其他神明群像則被供奉在這獨棟房子的頂樓，用堅牢的白銀鐵窗，把櫃上的空間一一隔起，用的是防止竊賊的台灣式醜陋鐵窗。

儘管如此，這空間倒是維持著蒼白的明亮爽朗。橫切著黯沉的神像，透過筆直確切的銀白鐵杆，神明們彼此保持著適當距離。在我小小的年紀裡，面對神像的膽怯中定會夾雜莫名的興奮，總以為到達鐵窗後的神明前，只要低頭垂拜，虔敬叩首，所有的願望就會實現。

記憶迴旋停止在舉步走上阿嬤家三樓的樓梯：一階，一階，再一階……

我嗅著空氣裡，垂拜時嘴裡反覆朗誦的呢喃聲；一直走到長廊最底，那黏纏的長櫃截斷消失，地上卻突兀地擺置了整列的矮櫃。我低頭注視，上面刻得不是繁複的木質紋路或花紋雕像，卻黏貼著一張破爛黯淡的地圖；地圖上的字跡已模糊難辨，只有四個大字：< 中古世紀 >。大字底的背景是張簡陋的地圖。交錯綜橫的圖表，看起來是中古時期作戰的路線位置，如蟻獸在城市裡細密的探索路徑。

此時，我的直覺強烈地直指矮櫃中的內容物：那裡面規律擺置的是祖先蕭何一風化多時的我們遠古時期的故人，卻仍揉進血腥味與瀕死前被挫斷的屍骨。從空洞的窟窿中挖出的眸子、長短不齊的肋骨、削下的黑紅頭皮以及沾上濕氣的斷指。

戰亂紛擾時期—戰士們的屍骨殘骸。

長廊最底的窗子透進一絲陽光……我焦慮地思索是否要拉開櫃子？是否要把眾祖先的斷簡殘骸捧在手心中？然後從橘黃色的光線下，凝視著那仍透明純粹的鮮血？

這個究竟吞嚥了多少福澤與詛咒的家族啊。

第五章 擱淺的巨靈

天光還亮之時，十五隻血跡斑斑的鯨魚擱淺於咖啡館前的漁港之中。

令人驚訝的是，牠們的身型體積，竟剛好塞滿漁港的入口之處，那麼是如何穿越港灣，靜止如一枚枚懷錶般工整地向下流淌出鮮血的？是回聲測距的功能失常，太陽黑子的強烈活動引起了地磁場異常？還是集體的自殺事件？

這是一個充滿神諭的早晨，彷彿在一巨大生物死絕，我們如儀式般地經由此巨靈之擱淺之後，那些附於我們其上信奉的宗教神祇，竟似幾句短詩般的撲朔迷離……是被人捕捉至此？還是回聲測距的功能失常？太陽黑子的強烈活動引起了地磁場異常？亦或集體有意識的自殺事件？

我懷抱著成疊厚重的蒼白信紙，盲目地注視這一塊塊鮮豔的血色屍塊。在視覺暫留的影響下，牠們佇立於瞳孔裡的影像，分別從塊狀成為黏附於一起的大片變調山水。

狂烈的大風突然從淡水河接連海洋的地方猛烈吹來，一不小心，信紙從懷抱中掙脫而出，滿天迴旋紛飛，信紙風捲看過去成為白花花的圓圈，中間又帶了一點、一點的紅色。我不想失去它們，便倉卒狼狽地伸手拼命抓，但根本抓不到幾張……開始竭力搜尋它們的落點，雪花們隨著風勢灑落於前方的鯨魚屍體上方，覆蓋得密密麻麻。

我的眼眶泛出大量的淚水。我的信是牠們的冥紙。

父親與哥哥—他們是我年幼時最哀傷的輓歌

這是一個關於暴力，以及灑滿謊言壞毀的故事

迄今仍相同：下大雨時，他們扛背起十字架，艱困地踏上崎嶇的山

漫爬過曠野與晨幕低垂的邊界

手指忙碌撥開披覆在臉頰上的絲狀夜色，模擬異族在審判前應有的追逝懊悔

讓自己以為就此可以架構變形成一座小城，或者一個沒有感覺的什麼

以為這麼簡單呵，以為終究可以完整凍結住時光之流

”不要對我指指點點的求求你”，他們總是撇頭哀求那棵已頹死多年的樺樹

我知道他們都在瞞我：秘密地交換眼神與嘴角飄過的笑意

獨處時，他們總是茫然若失地不發一語

直到我的身影於過往細薄地拉長顯現，兩人才猛然扛起十字架

就要背這座十字架過這一生

就要在用力揮手後踏進冥界之河

就要於更多、更多人滾落之前，悠晃到沒人熟識的地方· · · · ·

<中魔的人們>

第六章 我是白立夏

我是白立夏，大家都叫我夏天。

我從小就有個自己也無法控制的奇怪毛病：不會思索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

我只會觀看與凝視他人，用自己發明的詞彙和語句，或空氣中只有我能感受到粗大粒子的波動，模擬他方經驗的全景，機括齒輪下的重影再現，消逝後又試圖拼湊而出的疊映之臉—沒有人明白，這是多麼有趣但又極為寂寥的一件事。

”白小姐，呃，妳知不知道，知不知道妳的眼睛真的很大？”

”小姐，妳是不是有什麼話要對我說？”

”夏天，難道妳的眼睛都不酸嗎？”

”白立夏我想妳應該休息了！”

這些既隱晦又社會化的說法一出現，我便會適時順從地閉上眼睛。

一閉上眼，我發現就能瞬間阻斷這個似乎大家都厭惡的毛病，真正自我沉澱下來，整個世界似乎又寂靜地只剩下我一個人。

而我發現自己可以控制自我，不再注意別人，能專注在自己身上是從讀大學開始。正確來說，我的人生從此時，才不再如此孤寂無聲，終於著上了點色彩。

瑪蒂達一上大學美術系的第一天，就因為一句話轟動了整個美術系：

”我要當畫家，即使代價是要我當妓女我也願意。”

這句話一說出口，底下的人全部倒吸一口氣。除了這句話本質上赤裸的震撼效果之外，抽象的餘震是從未有人肯為了藝術，或者任何形而上的事物這樣犧牲－在我們這個什麼都無所謂和易於放棄的世代，從未聽說與遇見過。

瑪蒂達馬上就成為美術系上的風雲人物；然而，這件事對我的意義，卻深深地超越過所有其他人想像以及附加上去的含意。我記得那是個下大雨的夜晚，另一位與她熟識的同學小嘉邀約我，一起去她的宿舍看她近期完成的畫作。

當時我仗著自己從小學畫，對於畫畫擁有一定自信：妳說妳想當畫家是吧，我就看看妳有多大本事．．．然而，宿舍的門一開，僅僅幾分鐘的時間而已，我的整个人生，便徹徹底底地就此改變。

除了畫的本身擁有深度的生命力與無法言喻的創造力，我訝異她與自己的創作在一起，是如此從容自在，兩者簡直融合在某種靜謐或永恆持平的狀態之間。瑪蒂達當時只是很平常地把雙臂環抱在胸前，站在畫作旁邊，臉頰上披曬著一點、一點淡橘色的圓形燈光，抬頭時剛好與我的目光交會。

我則撇過臉，努力抑制自己的心跳，繼續用力從瑪蒂達與她的畫中感受。

她的創作來自恆古循環的回憶文字與符號，由下意識裡粹煉出最幽微的抽象語言，我甚至可以清楚聽見她的靈魂想要訴說的話．．．這樣鮮明色調大量濃厚地把自我赤裸表現出來，簡直讓人目眩神迷到不可思議的地步，這方式使過往的疤痕與傷口皆能輕易消失，而它們被取代之後，在畫面上則留下了一種狀態，一種可以觸及的光線，如被日光閃耀過的刺目河川－這領悟乾淨俐落地襲擊我，就像鋒利的匕首，簡單明瞭地只用片刻功夫就直接深入內心底部。

我想此刻，我見到了未曾見過的風景，未曾見過的事物，未曾見過的抽象語言，以及未曾見過如此有靈魂的女孩。

就在那煞時，瑪蒂達讓我深切明白自己先前的人生全在自我欺瞞中度過：我當然會畫畫，而且還畫得很好，但我終究只會成為優秀的畫匠，絕不是一個畫家。

第七章 畸零者的結界

潮濕的雨聲漫天蓋地使眼前一片漆黑。我先移開目光走過去把屋子的燈開亮。原本被塊狀陰影給橫切得亂七八糟的空間，東西頓時全亮澄澄地歸了位。我背對著黎黎深呼吸：明亮會讓埋伏於暗黑的尷尬全現出原形；我腦中此時出現了一隻體積不大但相貌極度醜陋的動物，橫死擱淺在一片湛藍海灘的中央；畫面開始瀰漫出腥

臭味，溢散著到處都是。

田仔說完母親的部分後，兩人相視不語了幾秒鐘，他唐突地開始笑了起來。被籠罩在那麼大聲尖銳的笑聲令人焦慮。我忍耐了一會，但沒有多久就把手舉起來捂住耳朵。但是笑聲持續．．．要不是之前田仔所敘述母親的部分太悲傷，我一定毫不猶豫馬上走人！

夏天，那大概是我聽過最讓人毛骨悚然的聲音！

就在體內已滿漲了沸騰扎刺的音頻，粗魯地碰撞又尖銳戳刺著，感覺自己就要嘔吐的同時，田仔突兀地止住了笑。皺褶的空間刷地一片平坦。他用力抹了抹臉，繼續若無其事地泡茶。

在極傾斜的靜謐中間，他好整以暇地連續抽了五根菸，加水煮熟泡了三次茶，看著對面的我一小口、一小口啣著茶時，自己則拿起地上的酒瓶豪飲猛灌，眼睛通紅但非常專注地凝視著我。

夏天，我無法隱瞞．．．就在此時我才終於明白為什麼菲特會對田仔死心踏地—田仔有股，有股奇怪隱晦的魅力，深藏在生命的深層底下的底下；而與這魅力相生相隨著的，卻是污穢不堪的生命經歷。只要他一顯露出內底最長與深的濁黑河流，所有的女人都會在那煞時，錯覺自己愛上他。

我當時心裡想：這一切都是我們這些畸零者的靈魂結構相似，才會搞出這混亂的一切。

所有各式描述傷害的運轉機制延伸的速度實在太快了！於是，本來無從描繪與蟄伏在暗處，永遠不該見日的抽象扭曲、結痂醜陋的傷疤、已碎裂成為泡沫的過往事景、形貌空洞徒然僅剩哀傷核心的嘆息、被遼闊世界給遺棄的碩大孤寂、極致瘋癲的妖魔鬼怪．．．原應蹲窩在我們的夢中，現在卻現形在光天化日之下—只要可以掌握那悲淒核心中的語言詞彙文字，不僅能完整訴說出來，甚至還能扭轉幻化成一種極為獨特的個人魅力。

這世界究竟還想要怎麼樣？

我駭然地望著田仔嘴角一抹輕微的笑容，接著，又憤怒地把那霎時感覺像”突然對田仔傾心愛慕”的這錯覺，伸手掏出抓在掌心後攤開看—那是極冰寒的冬季凍到骨髓裡，而傾發出瓷器歪斜蔓延的紋裂狀．．．其實，只要忍耐住一瞬迸裂開來後就會迅速恢復原先的秩序，什麼就都相同的無動於衷。因為那樣的動心太細小粗鄙，太過微不足道了。

誰沒有生命傷痕？誰不是跌跌撞撞才勉強活到現在？我們不都在學習與失去孤寂和平共處？我們不都覺得世界過分粗糙的，得花一輩子的時日與之磨合？

你他媽的只不過比較會說話些，能比一般人較順利運用抽象語言描述，就妄想得到所有人純粹無暇的愛？

我呸！

第八章 那一個晚上

所有人都太需要被各種名詞給定義了。極度迫切被分格、分階、分團體，彷彿沒有這些詞彙加諸於身，存在感與身影便會越來越稀薄，甚至到最後連活著的意義也不確定了起來；於是，所有場域皆有其自己劃分的標準定位，這樣一來，世界只會更加清晰明朗：

矯情虛華的世界，絕不會有糊塗喝醉的流浪漢誤闖，大量嘔吐在昂貴大理石瓷磚上那難堪尷尬的僵硬時刻；骯髒破舊的角落酒館，散發出野蠻粗糙的氣息自然也讓自認高尚優雅的假掰之人卻步。

然而，咖啡館卻什麼也沒有。

這裡沒有規範沒有制約沒有束縛沒有條例，沒有任何可以用語言形容出來的真實的門外或門內，<品階類格>通通攪成一團；但是這裡最恐怖的，是自己會選擇人留下或離開，那毫無形體卻又無比堅硬的力量，比什麼明文規定來得更加緊繃紮實。

結界擷取的只有一點：把真實的自己（或曾發生的故事）用手指頭由一格格扁平視窗中，重新撥弄組合排列。

那或許是日復一日的上班族無感日記、陳腔濫調浮濫愛情事件簿、重複跳針埋怨被某位上司長輩無禮對待折磨、剛喪失對某個特定對象的支配權力、女人們或男人們之間微妙的角力鬥爭．．．太陽底下早已無新鮮事—但是，結界要的就是個人能使用何種切面描述這水平切面之上，任一輕淺或激烈甚至風過無痕的波紋皺褶；如各自宇宙核能爆炸經過萬千流轉閃光萬丈後瞬間失明，然後等待視力恢復後再徒手繪畫出那盲目注視時所目睹的，猶如萬花筒般的視野或荒地。

我常常看著只有一雙眼睛的正常人闖入此地，幾天後，卻因為縱深觀測事景的能力有限平庸，自我世界永遠正常運作健康安好，童年毫無任何可積累水澤的凹陷窪地，成長經歷更是順遂光燦，因此被漠然以對之後自己黯然消失，不免在大太陽底下打起冷顫。

我想起好久以前曾見過的魔幻景象：被表弟視為寶貝的史豔文，就這麼嚴謹地被所有史豔文圍在中央，一身輝煌奪目的尊貴王者，卻只能於短時間內壓縮自己竭力說學逗唱，彎低身段當小丑賣弄耍寶．．．這一切，只企求渴望能往早已圈圍嚴謹的界線框框中，稍稍移入一小步。

這比真實社會更加殘忍無情。

時間拉長，終於漸漸目睹咖啡館本身就是個錯置顛倒，古怪傾斜的異次元。

它們於這世代佔了太過重要的位置：因為四周長期充斥疏離冷漠又虛情假意的窒悶感；受傷與沒受過傷的、哀嘆與早已決心踽踽獨行者、長期被無意義的尖銳話語攻擊而身心早已殘破之人，都要裝作還擁有對這社會躍躍

欲試的勇氣和信心—這樣，明天才又會是嶄新的一日，自己還能順暢地自我舔噬與包紮傷口，活著與呼吸；以及咀嚼食物仍食之津津有味。

精巧的各式詭辯被放任蔓延在各個不同質地的形體空間內，社會化的滲透侵蝕，終於，處在長久暈眩迷離以及就將喪失自我的時刻頂點上，大家皆會於不同時間恍然清醒，再倉皇失措地逃到咖啡館裡，大大地喘口氣，再慢慢恢復記憶般地提醒自己：

我最原始的模樣生得如何？而名字又叫做什麼。

總是如此，一體兩面。

我常常在心裡想：其實咖啡館不過是個”地方”；一個有型體、端正長形菱角、天花板四面牆廁所裝飾畫爵士樂雜誌文學書的場域，讓人花錢進來消費娛樂．．．說難聽一點，不就是買杯咖啡，買個消磨自身任何時段的地方罷了，為什麼可以擁有如此龐大的影響力？

只因它們不受控制，無法用任何社會價值評斷、區別，於是顯得異常突出珍貴？還是它們提供無形的撫慰媒介，外面的世界真的太冰冷，所以隱形鎮定的力量於每個身上幾乎皆有傷疤，在艱困世界瑟縮的半獸人來說，實在太需要把自己置身在這麼個原始取暖的地方了：發現並潛入一家自己喜歡的咖啡館，再能與之中的老闆或其他人（老闆娘、工作夥伴、工讀生、各個熟客．．．）混熟，那麼這家獨一無二的咖啡館，就會變成自己第二個家或者避風港。

真他媽的輕鬆容易，整個結構甚至簡化到讓人感到羞愧可恥啊。

第九章 沒有終端的旋轉木馬們

第一個出現的是修本。

修本從小就沒見過父親。而他對自己沒有父親這件事倒也不在乎，這就好像自己是獨生子一樣自然；只要有人問他，他也會很爽快俐落地回答自己沒有父親，身邊永遠就只有媽媽而已。

然而，在修本八歲那年，某天下午家裡門鈴大響他跑去開門，一個陌生男子站在門口，低頭眼睛晶亮亮地彎曲衝著他笑。男人大裂的嘴中牙齒泛黃，左邊第八顆鑲了唐突銀粉做的假牙，從家中客廳的黃燈反射過去特別明顯。

「他是你父親，小本乖，快叫爸爸啊。」母親在他後面說。

第二個出現在身後的是小豐。

「白白我是原住民，在家鄉那大家都特別愛喝酒，也很會喝，但是喝醉後彼此就一定會出現難以避免的衝突，好像積了怨於是就用酒後來解決。

而其他被波及者所抱持的心態則就是”這裡是我的地盤，所以就有挺身進這場意外衝突中的責任”……整體就會像黑夜裡突然燃燒起的熊熊大火，熱烈卻帶著悲壯的歡快，燒盡整個晶瑩翠綠的草原。」

「每次聽見這樣的消息，我覺得自己就像是站在草原遠方的牧羊人，淚流滿面地盯著火勢的蔓延，以及燒燼後被風捲起的灰黑煙燼。在淚眼模糊的視線裡，我看見每次都相同，就是火紅湮滅的盡頭是白色的，就像淒冷夜裡的曙光與日初。

第三個出現的是嗎啡。

那時候我與一個T在一起，我們是在工作場合認識的。那個T有個大她十歲的女朋友，所以我是可悲的第三者。

不喜歡或者不愛，這兩種情感都是緩緩流失的。

過程緩慢，那個被不愛者是不會察覺的，必須要花很長的時光波折，才會有一絲絲的疑惑，那逐漸褪色的層次如同一天接著一天，悄悄拔下妳的一根根頭髮般，無法得知的痛；也像拆解某些折線複雜的完整紙鶴或紙飛機，從邊緣或中線開始，研究整體的架構組織，然後緩緩地一一動手把原本已成形漂亮的，是完整物體的東西悄悄還原；不，應該說是破壞崩解成為一張破爛的紙：充滿皺褶痕跡卻已經什麼也不是的，悲傷的廢紙。

我想她的〈不愛了〉就是在這裡逐漸啟動的；而這個階段是什麼？

我不知道。在一片白茫茫中，眼睛越來越痛，感覺渾沌好像整個深深陷入我的背脊中了……這是一種相反力勁的角力賽嗎？我失控的行為只是為了指控她愛的濃度不夠，或是當她放棄另一個變成我一個人時，便是最終極對我與她具體的愛的呈現嗎？

愛真的可以那麼簡單？

第四個出現的是安藤。

我一直以身為天母人為榮，直到離開之後過了很多年，再回來才覺得自己真的全變了。不僅天母變了，我的

內在也被挪動了。

那種感覺不是人事境遷，或者遠離家鄉後的無謂感嘆，而是更複雜的一如同曾經鑲在體內的什麼被拔去了。以為就會如初的永遠這樣下去，保存的如同冰冷標本，或者歷久不衰的習慣與個性，但，終究不是這樣的。」

仍記得好久以前第一次聽見C唱歌……天啊，整個靈魂都傾倒於奇怪莫名的共振！後來我們常常混在一起，四周都充滿了他的聲音；不管是唱歌說話咳嗽打呵欠清喉嚨……都是他那好聽到令人快要抓狂的聲音。

在那樣的日子裡我時常有種感覺，就是這聲音的腐蝕性實在太強大了；因為異常的，絕美剔透的共鳴怎麼會如此容易出現？原本稀有的景況只適合靈光一現，只存在於那一煞那的時光中。

就這樣，我與C同居在一起沒多久，我卻開始厭惡起這個人了。

你他媽的閉嘴好不好……這想法瘋狂在我的耳邊他的聲音裡不斷、不斷地出現。我討厭這樣尖銳的什麼恆常地侷服在這人的喉頭深處——這讓我產生一種極深的、暈眩的忌妒，深深超越我這個人可以忍耐的忌妒：一切美好頹敗的嗓音，肆虐在他陶醉地玩音樂，或者生活時的每刻風景裡。

我後來終於明白：**是聲音與音樂在玩他，不是他玩音樂或聲音。**

最後出現的是祖兒

我們意外地沒有說話。四周像是可以擰出一把水來的寧靜。

我也跟她相同，從一開始她出現時，我的臉就是朝著她的那個方向，好像知道她會出現在我身邊，或者她出現後為了凝視她而刻意轉向這……我忘了順序，但是我們就是維持這個姿勢，從旋轉木馬的開始到結束。

在這個圓弧狀的旋轉木馬裡的我們，像一幅法蘭西斯培根的油畫。畫裡的人總是面貌模糊不堪，或者五官醜陋地移了位，但是畫中的殘忍與悲切卻是前所未見，就像是我偶爾對她的，或者她偶爾對我的。

畫中彷彿有千言萬語的憤世嫉俗想要訴說，但是培根就是模糊且故意地叉出了筆觸，就像，就像我們丟棄了彼此共通的語言，清爽地留下了不沾染一切的寧靜。

旋轉木馬一直環繞著不動的中心定點旋轉著。有時候重頭到尾都只有我一個人，有時候則是她或他們會輪流出現。

有時候是我一個人聽著沉默，寧靜就這麼懸在空中；有時候則是他或她們陪著我一起聽。

第十章 成住壞空

棺木裡裝了兩具乾枯的兔子屍體。

望上去全是乾扁褐色滿佈大塊如手掌般的屍斑。僅露出兩顆無毛乾枯的頭顱；長長的耳朵無力垂放兩旁像工整但廉價的陪葬品。整體在寬敞的領口中間小得如同是描繪上去比例卻嚴重錯誤的不及格作品。在昏暗光線下的兩具屍體，被光澤亮麗的壽衣給吞嚥了存在感。我試圖蹲低把視線再靠近些，那根本是架空在棺木裡的衣物模型，繡花的赭紅深藍正端莊於煙霧裊裊的灰飛湮滅中。

眨個眼，便會如魔術般什麼都消逝只剩壽服樣式。

上香前，我很努力地仔細瞧著已換上壽衣，安祥於平行空間的這對兔子夫妻們。兩人的面貌我本來就陌生，現在瞧上去更是生疏不已。我被過於狹小乾瘦的視覺障礙給困擾著，不知怎地由心底激發出某種古怪的好奇心，相當堅持地凝視著底下的他們，在眼眶泛出淚的眨眼與睜眼間不斷調整視焦，冷不防被旁邊的師父小聲斥責：

「噯，這樣盯著死者看是非常沒有禮貌的。」

我驚醒過來，誠心道歉，並且低頭退出斂房。

走出時看見哥哥正側身站在館內角落小聲說著手機。撇眼見到我使個眼色，然後繼續皺眉蠕動嘴巴。他一身鮮豔的淺藍絲質襯衫和質料昂貴的深棕西裝褲打扮，持續刺痛了剛剛勉力調整的視覺，於黯沉的殯儀館中顯得異常突兀。像一株暫且被移植於內的綻放盆栽。不知道他是剛好出差接到消息所以這身打扮就趕過來，還是根本就不在意（這絕對有可能，畢竟死者於我們關係遙遠，而哥哥的個性從來就無情不理世俗眼光）。

我吞了吞口水，勉強鎮定下心情，然後隨著殯儀館內的人指引，繼續到另個空間做喪禮接下來的工作。

還沒未清楚自己正位於什麼樣的地點位置，渾沌煙霧與頻率一致的誦經聲皆已撲天蓋地襲捲而來，我心驚膽跳地用雙臂環住身軀，笨拙地褶蓮花的手指頭也益發沉重了起來。

現在，正位於一個仿天文台挑高拱頂式蒼穹的圓弧星空下方。光線昏暗得讓人無法分辨是曙光還是落日。我抬頭望著灰濛到根本無法辨識時間的天空很久、很久，腦中突然出現在許久以前，跟我唯一的女友瑪蒂達對話的內容。

我還記得那時候她在宿舍畫了一整天，疲倦了正窩在沙發上抽煙。而我坐在她對面看書。兩人一起抬眼望向對方，相視而笑；她笑著說我很偶爾會露出一種表情，不常見，一閃即逝；我要她形容，她想了半天說是一種失

焦不確切的狀態，比方曖昧或含糊之類的形容詞。不曉得為什麼，我聽她這麼說，平靜的心有點感傷，那感傷是驟然降臨的，因為我明白她在說的是什麼。

「是不是，是不是一種與過多人類相處太久，已經逐漸失去自己面貌才會有的，失焦。」

記憶到這裡呈現大片空白。瑪蒂達的笑容與氣味全然殆盡，我低下頭，原本緊閉的聽覺突地爆進一陣激烈的嘶吼．．．我不知道自己在那回憶多久，以致哥哥的哭聲傳來時已成麻花狀般纏繞糾結得扭轉交錯。

我匆忙跑到父母親與哥哥身邊，母親踐著哥哥的雙臂，讓父親可以正正地痛毆他的臉。

「為什麼要打哥哥？你們為什麼又要打哥哥？」

吼叫出這句話的同時，我發現站在他們任何人面前的我是那樣高大壯碩．．．在惘惘意識中時空整個顛倒錯置了。現在我到底在哪？是因為殯儀館的關係嗎？它們間隔生死無界的神秘地帶，彷彿整座浩瀚的森林擇一昔日時光，來使其一葉片樹叢來蹦發屬於它的光澤？！

「因為，因為．．．」母親看見比她高大的我似乎也呆滯了，她驚恐地把弱小的哥哥放下，然後怯怯地像做錯事的小孩低頭跟我說，因為，因為每次出遊，哥哥總是在哭，哭到他們心煩意亂，所以才會受不了地痛揍他。

那麼你們曾經有試圖了解過你們的兒子，我最親愛的哥哥為什麼出遊時都會哭泣嗎？

「兩位施主，現在的儀式已經從更衣、避神到達安靈的階段了。」

一位師父走向已經在角落打盹的我，輕輕把我搖醒，然後後面跟著的哥哥則一臉不耐煩的樣子，看見我睜開眼睛，又頑皮地對我做個鬼臉。

這是一個相當古怪的景況：兩個遙遠陌生的遠房親戚（我們甚至連名字都沒聽過）膝下無子，後輩也只剩我與哥哥，於是我們只好掏錢請專業人士處理，然後在最後階段必須出現時才現身—不帶感情不帶情緒，不需帶任何有負擔的東西。

「現在還要做什麼快點說一說！我們的時間都很貴。」哥哥接著他的話說。

「明天要做開魂路，也就是死亡後請我們這裡製作「引魂幡」，那多半是以三到五尺長的黃白色棉布，上書符咒及死者姓名字號、籍貫、生日、忌日之類字樣，懸於竹枝，作為引領死者靈魂的標誌。做好之後，即可在三寶如來、西方三聖或三清道祖、救苦天尊等神佛前誦經引領死者靈魂，出殯時引魂幡則由長子或長孫拿。」

「我們不是他們的長子長孫，根本不是他們的誰，可以花錢請你們的人拿嗎？」哥哥斷然絕決地說。

「呃．．．那兩位施主是他們的？」師父疑惑了，歪頭睜眼的模樣帶有奇怪的惶恐。

「他們是兔子耶！」哥哥勃然大怒地吼起來：「有眼睛的人都看得出來我們與死者一點都不像吧！！」

那哥哥，我們是什麼？我和他走出殯儀館外後，兩人各自點菸抽上幾口，哥哥突然大笑了起來。

傻妹妹，我是猴子妳是豬啊，這種事妳怎麼會忘呢。

我看著哥哥疲憊，雙目閉眼休息的樣子，回溯了過往無數次，我們對於生命渡口的態度。哥哥總是如此，他的口吻快速直接，總帶著陰鬱且受重傷的不滿，可發揮報復的亢奮中不忘還有理智與邏輯，而所有的回憶片段總有許多事情是我不知道的，我們未曾一起經歷的，許多他獨自咬牙經歷的真相被人粗野地隱埋。

而我總是在聽與描述的過程裡，又再一次地失去時間所賦予的力量，所有又回到當初懸浮靜止的慢動作當中，歷歷在目，然後泣不成聲地痛恨自己，或者童年，或者什麼都恨。

成住壞空。

房子物體，各種有型體的東西都是如此，先形成它們的形狀，然後可以供人居住使用，接著被時間侵蝕、敗壞，然後又回到最初的空無狀態。

供靈魂置身的肉體也是，情感也是，這四個字所富涵的意義與真理一直都是我的信念。

「時間到了。」師父們輕聲地把我的思緒打斷，我向他們鞠躬，看著他們一起把兩具棺木推向火葬場中。

只不過唯有這個，唯有我和哥哥，我們無法被<成住壞空>這四個字給收服、慰藉、包含、容納、甚至是使用。